

分类号：B2
档案号：2015-06-07-010102-08-003

密级：公开
学号：1211072003

苏州科技学院

硕士学位论文 (学术学位)

论文题目：金村庙会研究

学 生 姓 名 朱春晓
指 导 教 师 姓 名 温波教授
学 科 门 类 哲学
专 业 名 称 中国哲学
研 究 方 向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二〇一五年六月

苏州科技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金村庙会研究



学生姓名： 朱春晓

指导教师姓名： 温波教授

专业名称： 中国哲学

苏州科技学院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

二〇一五年六月

**Master Dissertation of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on Temple Fair in Jin



Master Candidate: Zhu Chun xiao

Supervisor: Wen Bo (professor)

Major: Chinese Philosophy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Public Management

June, 2015

苏州科技学院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书

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_____

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

苏州科技学院、国家图书馆等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有权保留本人所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完全了解苏州科技学院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并提供目录检索与阅览服务；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数字化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同意学校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公布论文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_____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指导教师签名：_____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摘 要

金村庙会 is 苏州市、江苏省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村庙会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元素，既有农耕祭祀、猛将英雄和佛教菩萨等民间信仰，又有地方戏曲与地方杂耍，还有地方音乐、地方舞蹈，还蕴含着丰富的食品酿造、生活生产工具制造、编织等民间传统手工艺。本文从金村庙会的政策、场地、资金、群众组织和传承人等角度考察了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现状，指出了庙会保护与传承过程中政策体系不完善、传承人老龄化、金村地区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本文认为金村庙会的保护与传承应引入“文化生态”和“活态文化”的哲学思想，金村庙会的保护与传承应坚持以人为本、整体性、多元性、生产生活性及保护生态环境等基本原则。基于此，金村庙会的保护与传承应健全政策体系、组织机构和保障机制、建立金村文化生态保护区、培养庙会组织者和传承人队伍、建设庙会博物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等文化载体。

关键词：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文化生态，活态文化保护

Abstract

Temple fair in Jin is listed in the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of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and our country. It contains abundant cultural elements, including folk beliefs in farming rituals, heroes and generals, and Buddhism, local operas and acrobatics, local music and dancing, and some folk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including rich food fermentation, manufacturing of productive tools and living utensils and knitting as well. The essay looks 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mple fair'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olicies, ventures, funds, mass organizations and successors, it also points out some problems related in the process of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like imperfection of policy systems, aging of successors, and de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well. Philosophic thinking of cultural ecology and living cultural should be introduced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emple fair in Jin. It should insist on human-oriented principle, combining with principles of integrity, diversity ,productivity and living,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Based on this,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emple fair in Ji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s of policy systems, organization and safeguard mechanism, the establishment of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reas of Jin, the cultivation of temple fair's organizers and inheritors,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arriers like temple fair museums,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show centers and so on.

Keyword: Temple fair in Jin,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cultural ecology, living cultural of protection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目 录	II
绪 论	1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1
二、文献综述.....	1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6
第一章 金村庙会的历史考察.....	9
一、金村概况.....	9
二、金村庙会的历史沿革.....	10
(一) 早期的金村庙会(明清至 1957 年)	10
(二) 金村庙会的重生与发扬.....	12
三、金村庙会形成与发展的原因.....	12
第二章 金村庙会中蕴含的文化元素.....	15
一、金村庙会中的信仰.....	15
(一) 农耕祭祀.....	15
(二) 猛将英雄.....	16
(三) 佛教菩萨.....	16
二、金村庙会中的戏曲与杂耍.....	17
(一) 地方戏曲.....	17
(二) 杂耍.....	18
三、金村庙会中的音乐与舞蹈.....	19
(一) 地方音乐.....	19
(二) 地方舞蹈.....	20
四、金村庙会中的传统手工艺.....	20
(一) 食品加工酿造.....	21
(二) 编织工艺.....	22
(三) 生产生活工具制造技艺.....	23
第三章 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现状和问题.....	25
一、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现状.....	25
(一) 政策.....	25
(二) 场地.....	26
(三) 资金.....	26
(四) 群众组织.....	27
(五) 传承方式.....	28
二、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8
(一) 政策体系不完善.....	28
(二) 资金来源不稳定.....	29
(三) 传承人老龄化.....	29
(四)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30
(五) 开发与保护的矛盾.....	30

第四章 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文化理念.....	32
一、金村庙会的保护与传承需要文化生态理论指引.....	32
(一) 引入文化生态理论的必要性.....	32
(二) 文化生态视域下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原则.....	33
二、金村庙会的保护与传承需要“活态”文化理念.....	35
(一) 引入活态文化理论的必要性.....	35
(二) 活态文化理论视域下的保护原则.....	35
第五章 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对策与建议.....	38
一、完善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体制机制.....	38
(一) 健全保护法规.....	38
(二) 建立组织机构.....	38
(三) 形成保障机制.....	39
二、建立金村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	39
(一) 规划引领, 建立金村文化生态保护区.....	39
(二) 开拓市场, 将金村经济发展与文化生态保护紧密结合.....	39
三、建立结构合理的庙会组织者与传承人队伍.....	40
(一) 完善庙会传承人体系, 建立金村传承人档案.....	40
(二) 建立相关文化的传承人队伍.....	40
四、打造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载体.....	41
(一) 建设金村庙会博物馆.....	41
(二) 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42
五、处理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和旅游开发的关系.....	42
(一) 开发与保护间“度”的掌握.....	42
(二) 完善保护与管理机制.....	43
(三) 因地制宜保护金村庙会特色.....	43
参 考 文 献.....	44
致 谢.....	46
作者简介.....	47

绪论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深入挖掘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过后经常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在 2013 年 8 月 19 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2013 年 11 月 26 日，习近平在山东曲阜孔府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2014 年 10 月 13 日，习近平在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对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力度。

金村庙会历史悠久，目前已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遗产目录。金村庙会自宋代至今，已发展了几百年，除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金村庙会短暂停止外，一直都能得到保护和传承。为此，进一步挖掘金村庙会得以保护和传承的内在机制，对当今中国如何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课题研究有助于拓展和丰富中国庙会文化的理论研究；有助于在理论上推进文化生态视域中的文化保护研究；有助于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为相关部门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案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

对于庙会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近代开启庙会研究的先河的是顾颉刚先生。近代对于庙会的研究，主要分为庙会的一般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庙会的一般理论研究包括庙会的定义、庙会的分类、庙会的功能等。对于庙会的个案研究，除集中在如妙峰山等少数几个知名庙会外，其余的研究选题范围广，研究的切入点较为分散。国外有少数研究汉学的学者对中国庙会也有研究。

（一）庙会的定义研究

庙会在 1980 年版《辞海》中的定义为：“庙会亦称‘庙市’，中国的市集形式之一。唐代已经存在。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

故称‘庙会’。”^①有学者认为“庙会是我国传统的民俗节日之一。它是由宗教节日的宗教活动引起并包括这些内容在内的在寺庙内或其附近举行酬神、娱神、娱乐、游冶、集市等活动的群众集会”。^②赵世瑜指出“庙会的名称由特定的庙或者特定的神而定，也有可能是从从事交易的内容而定，还有根据历史因素来命名。”^③小田认为“以庙宇为依托的庙会，它在规定的日期举行,它的内容是是祭祀神灵、娱乐身心、交易货物等”。^④高占祥认为“庙会文化的依托则是以寺庙，庙会最初的动因是以宗教活动，通过集市活动来表现，同时融入艺术、游乐、经贸等活动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⑤这种说法现在被学界普遍认同。

（二）庙会的分类研究

有学者将我国现存庙会分为传统型和现代型。传统型以神灵信仰为宗旨，它起源于氏族制，兴于奴隶制，盛于封建制，衰于近百年，残存解放后。现代型庙会又称变异型庙会。它又包含文化型、经济型、和文经综合型三种。具体的分类体系如图1。^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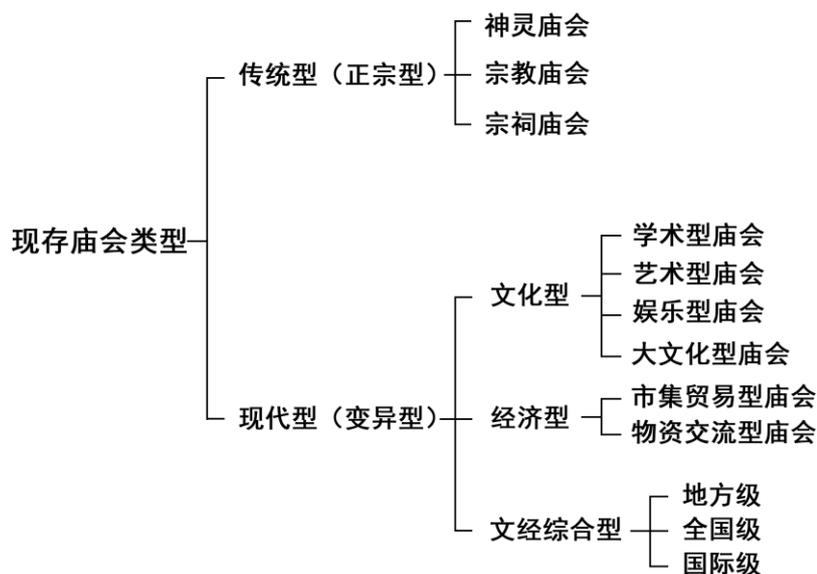


图1 现存庙会分类体系

^① 《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② 中国旅游文化学会旅游民俗专业委员会编. 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 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6: 128.

^③ 赵世瑜. 狂欢与日常: 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2: 188.

^④ 小田. 庙会界说. 史学月刊, 2000年第三期

^⑤ 高占祥. 论庙会文化.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2.

^⑥ 徐效中. 庙会文化的特质与价值取向. 论庙会文化,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46

有学者专门著书进行研究分析淮阳太昊伏羲庙会，西华女娲城庙会，山东泰山岳庙会，北京妙峰山庙会，中岳庙会以及福建莆田妈祖庙会等庙会，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庙会群做了详细的分类。^①刘铁梁提出庙会有五种基本类型：村落内部型、聚落组合型、邻村互助型、联村合作型、地区中心型。^②

（三）庙会的功能研究

赵世瑜认为：“庙会狂欢的良性共有拥有社会控制安全阀、心理调节器、增进群体凝聚力、维系社会组织等。”^③李永菊认为：“庙会具有正显、反显两种功能，其中正显意思是庙会具有传播各种信息和商业贸易等功能，另一方面以挥霍浪费、滋生事端、废时失业代表着庙会的反显功能。”^④赛人认为，群众之所有喜欢庙会是因为庙会具有与高台教化相违背的自我娱乐，也可以在重大农事活动中担当物流交易的作用，同时庙会又是吉祥平安的体现也正是群众追求的”。^⑤樊鸿昌认为，“庙会所拥有五大功能为民间宗教信仰功能、社交聚会功能、娱乐功能、调节心理、吉庆功能的功能。”^⑥赵凡、赵德利认为：“庙会对民众具有开放解调性、神圣感化性、世俗惠恩性的心理影响，它使民众参与其中获得狂欢节般的审美文化价值感觉”。^⑦高有鹏、孟芳认为：“庙会的基本特征为神秘性、集体性、继承和变异的统一性、娱乐性、地域性、季节性等”。^⑧

（四）庙会的个案研究

顾颉刚在《妙峰山》一书中详细的描绘了妙峰山庙会的基本情况。他对妙峰山庙会的研究是从会帖着手，深入地考察了庙会中的信仰、组织和群众心态。自顾颉刚之后，有许多的后续研究，像刘锡诚主编的论文集《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奉宽著的《妙峰山琐记》，吴效群的《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等。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中写道：“使神道高兴或是不

^①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

^②刘铁梁. 村落庙会的传统及调整——范庄“龙牌会”与其他几个村落庙会的比较. 郭于华主编. 仪式与社会变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10.

^③赵世瑜《庙会的狂欢精神》中国社会科学 1996年第1期

^④李永菊《庙会的文化功能分析》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3年第6期

^⑤赛人《试论庙会活动的功能演变及其管理论庙会文化》,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105

^⑥樊鸿昌《论商品经济发展对庙会文化的影响论庙会文化》,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166

^⑦赵凡赵德利《论传统庙会的特征》2012年第四期

^⑧高有鹏孟芳《中原民间庙会文化简论》1996年第2期

去触怒神道的愿望是一种对人们日常行为很重要的控制。标准就看是遵奉还是违犯传统的禁忌。”^①

有学者从仪式与象征的视角切入分析了富东村的灵官庙会的轮值制度,轮值制度将家族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表现得淋漓尽致。^②有学者探讨了安国药王庙会的历史发展,在其文章中主要写到了药王邳彤的神性传说,药王庙会的类型性特征以及庙会与民俗宗教的关系。“庙会能够体现出这一宗教的若干基本的特征,正因为汉族民俗宗教的一个集体的实践模式。”^③有学者指出在明清时期江南庙会具有社区性与宗教性,歌舞娱乐水平地位、华北与江南庙会经济功能实行了转换,同时对这样的现象进行了简单的原因分析。^④有学者通过对华北庙会的研究,指出寺庙宗教的兴盛和商品活动的繁荣是庙会出现的两个必要的条件。^⑤有学者指出,庙会的出现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下可以看成是许多社会文化力量的集中体现。但庙会发展的巨大动力还是来源是经济活动,特别是地区中心型庙会的兴衰是与一些经济行为更是联系紧密,这些庙会的调整首先适应供需环境的变化。^⑥有学者认为庙会的价值还在于“体现民众组织和管理能力”。庙会上提倡的互助互爱风气创造了一种宽厚仁和的人际氛围。“庙会会给精明的商人一个展示自己商业形象的机会”。^⑦有学者认为庙会制度是政治活动组织者规则行为的体现。有学者从历史学和民俗学的角度切入,认为近代北京庙会文化的发展与变异反映了北京民众宗教文化与社会风俗演变的轨迹。指出近代北京的庙会总体上呈衰落趋势。^⑧还有学者对庙会中的女性活动进行详细的调查和分析,认为庙会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单独文化行为世界,具有典型的文化研究意义。^⑨

（五）国外对庙会的研究

在《安庆的寺庙及其崇拜：近代中国人的宗教研究》一书，挪威汉学家、比较宗教学家艾香德中通过安庆的例，讲述了庙会中的宗教信仰状况。作者对安庆寺庙、名人祠、佛寺、道观等宗教活动场所，以及城隍、火神、龙王、药王、八

^①费孝通.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商务印书馆, 2011: 98

^②刘晓春. 仪式与象征——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 商务印书馆, 2003: 134.

^③刘铁梁. 庙会类型与民俗宗教的实践模式——以安国药王庙会为例. 民间文化论坛, 2005.

^④赵世瑜明清时期江南庙会与华北庙会的几点比较中国旅游文化学会旅游民俗专业委员会编. 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 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6

^⑤赵世瑜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历史研究 1992年第5期

^⑥刘铁梁《村落庙会的比较》(载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

^⑦《妙峰山香会的世俗价值》(罗明成《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

^⑧《近代北京庙会文化演变的轨迹》(习五一《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⑨张翠玲《西华女蜗城庙会调查报告》《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

蜡、土地神等信仰对象进行了比较研究，记录了当地普遍的信仰状况和宗教意识。

美国汉学家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把乡村宗教类型分为四种：“主要分为自愿性组织和非自愿性组织，再以村为单位划分成为，村中的资源组织、超越村界的自愿组织以及村中的非自愿组织、超越村界的非自愿组织。”^①

日本人类学家渡边欣雄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对汉族宗教和礼仪进行研究。“所有汉族所共同拥有的唯一宗教，正是民俗宗教，它既非道教，也不是儒教和佛教；甚至也不是那些以教义、教典、教团为基础所成立宗教的混合。”“汉族的宗教并不是单一或纯粹的宗教，也不是诸种宗教的简单并存，而是各种宗教的复合、混淆与层迭。”他认为，神仙的宇宙是汉族的寺庙，寺庙里面祭祀着各种具有各种不同功能的神灵，因此寺庙就便成为了带宗教性的市场。

詹姆斯·沃森在《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1960—1960年）》一文中用两座地方天后庙为例，指出神灵信仰合法化是国家政权所运用的一种常用方式，“让地方精英感到鼓励对帝国神谱中神灵的信仰对他们‘有利’，承认像天后这样的神就带来了有文化的决策者希望给他们的社区带来的所有适当的東西：开化、秩序和对国家的忠诚”。^②

日本研究者滨岛顿君在《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一书中认为“聚落与某一特定的土地庙之间有着固定的联系，反过来也可以说，土地庙与特定的聚落之间结成了固定的关系。与城隍庙一样，被看成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下管理神的土地神，有其相应的范围及辖土”。^③作者根据对当地的田野调查，考察了土地庙与乡村聚落的关系。“在神灵自身发生演变、新生的同时，围绕着神的信仰、祭祀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韩书瑞在《北京妙峰山进香：宗教组织与圣地》一文中把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作为一个例子，主要描绘了庙会的组织者以及进香的香客，同时也诠释不同群体在理念认同感上的冲突。韩书瑞所展示的香会“是在不同细带的基础上建立的：村民们是作为庙宇社区的组成部分参与的，同业公会成员结伴旅行，同僚都来自一个官府衙门，但业余的艺人和剑客班子、大批城里的小贩和没有什么共同目的的居民也参加进来”。^④妙峰山香火延续的原动力是做为组织的香会以及做为个人的香客所提供的。

^① [美]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② [美] 詹姆斯·沃森著. 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1960—1960年）. 载韦思谛，编，陈仲丹，译. 中国大众宗教.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83.

^③ [日] 滨岛敦俊著. 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 朱海滨，译.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149.

^④ [美] 韩书瑞. 北京妙峰山进香：宗教组织与圣地. 韦思谛，编，陈仲丹，译. 中国大众宗教.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24.

（六）研究存在的问题

第一，尚未形成对金村庙会的专门学术研究。金村庙会自1957年中断以来，直到1995年才得以恢复，2011年被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此受到学界的关注并不多，也没有检索到专门研究金村庙会的公开发表的论文和著作。目前只有金村当地政府整理的庙会材料汇编。

第二，缺少对现代化背景下，尤其是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传统庙会的继续发展的研究。金村庙会的传承与发展，是在城乡发展一体化高度发达地区继承发展传统庙会的有益尝试。而目前学界对现代化背景下，尤其是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传统庙会的发展缺少关注，甚至有学者认为“举行大规模的庙会文化，只能离现代化越来越远。”^①

第三，缺少文化生态理论下对传统庙会传承的研究。目前国内对于文化生态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理论分析庙会传承发展较少，在文化生态的语境中系统考察现代化背景下庙会文化传承的新路径的研究也较少。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在对于金村庙会研究的内容选取上，采取了按照传统的研究思路选取。从金村庙会的历史起源、金村庙会中的文化元素、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现状与问题以及最后的对策与建议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同时针对其保护的对策与建议贯穿着活态文化保护的理念。采用多种技术方法，从多个方面切入，对金村庙会做了深入的研究。

（一）研究的基本内容

第一，金村庙会的历史考察。研究金村庙会的产生情况，从宋朝金村庙会的起源开始入手考察至如今金村庙会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经过的起源、兴盛、衰败、复兴的四个阶段。

首先分析金村庙会从宋朝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原因及庙会内容的演化过程与原因；然后研究金村庙会从兴起后进入衰败时期的发展历程并洞悉了个中的缘由；最后研究金村庙会自1995年恢复以来的逐步兴盛的各个历史事件，直至2014年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历史演变。

第二，金村庙会中蕴含的文化元素。梳理以金村庙会为载体所展现出来的金

^①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年

村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研究了以宗教信仰为主的金村庙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现，其中包括了农耕祭祀、猛将英雄、佛教菩萨等等为主要的信仰元素。同时系统分析金村庙会中的戏曲、杂耍、音乐、舞蹈、传统手工艺等文化元素，注重发掘庙会过程中的隐性文化元素。进一步探寻金村庙会中的文化内涵，剖析金村庙会的文化价值。

第三，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现状及其问题。从政策、庙会举行场地、庙会资金来源、群主组织情况、庙会的传承方式五个方面深入的研究了如今庙会的保护与传承的一些基本情况，同时在分析了现状情况的基础上，对于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过程中还存在的问题，总结出其政策体系不完善、资金来源不稳定、传承人老龄化、金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为主的四个方面。

第四，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文化理念。通过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文献的阅读，整理其中的经验，同时在结合实际的基础上，引入了文化生态理论。重点研究了文化生态理论的基础理论及其在金村庙会保护运用过程中应该遵从的保护原则。在传承方面，引入“活态”传承的理论，研究了活态文化理论的内涵，同时研究了引入活态文化理论的必要性以及在和实际相结合的时候应该尊重原则。

第五，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对策与建议。在上述四个部分的基础上，针对现状的不足，结合相关理论，深入探讨了关于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对策与建议。并从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政策体系、保护体系、组织者与传承人队伍、文化载体及保护欲开发的关系五个方面切入。

（二）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本着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上，运用了文本解读法、文献研究法、层次分析法、综合分析法、实地调查法、观察法、功能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对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从多方面多角度切入，做了深入的研究。

主要运用以下方法：文本解读法。主要是对庙会文化传承的文本进行解读，包括庙会的起源，发展与作用，以及金村庙会的形成与发展。文献研究法。通过对于研究庙会以及相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文献，总结经验，有助于对金村庙会文化的研究。层次分析法。梳理金村庙会过程中所包含的文化遗产目录，分析每种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与传承手段，注重发掘庙会过程中的隐性文化元素。综合分析法。分析金村庙会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对这一环境的破坏，找出对这一文化生态修复与重构的路径。实地调查法。通过对金村庙会的实地考察和对传承人的访谈，获取大量的一手资料。严格遵从实际出发，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原则，为问题寻找提供强有力的原真性，为提出的建议与策略提供可靠的现实依据。观察法。经过实地的调研，通过感官对于金村庙会的文化氛围进行深入的了解，进而提升对于提出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方法的准确性。功能分析法。基于对金村庙会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其所具有的功能及其其中所蕴含的功能元素。

在运用综上所述的研究方法对所获得的感性材料以及理性材料做深入分析后，以历史纵向与横向的视野，全面考察金村庙会的发展轨迹；运用文化生态学理论，分析金村庙会的传承与发展；从哲学的角度探究金村庙会的运行机制，考察金村庙会传承的现代启示，最终达到本课题研究目的。

第一章 金村庙会的历史考察

金村地处张家港市，是拥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古村落，在它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种类繁多、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其中不断孕育诞生。除“物质”的文化遗产，例如文物、典籍和古建筑外，还有大量主要通过“口传心授”方式传承下来、以非物质形状存在的文化遗产，其中金村庙会就是突出的一项。

金村庙会相传起源宋代，它以数百年来，经久不衰，十分值得我们从庙会文化的角度探寻其深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一、金村概况

金村，又名慈乌村，是一个具有上千年历史的文化古村。这里晋代开始有村落，唐代称太平乡永昌里，宋时称潘圻村。大约在明代洪武初年（约 1378 年）时候，金氏先祖金启明从浙江兰溪几经周转来到了此地定居了下来。直到清代雍正年间始称金村。自古民风淳朴，崇尚诗书礼义，耕读为本，历代人才辈出，自明清至今，涌现进士 8 人、举人 10 人、黄浦军校生 9 人、朝廷正四品官 5 人、正五品以下 10 多人，太学生、贡生、附生、秀才近 100 人，海内外正教授级 20 多人。金村总面积为 10.2 平方公里，有 63 个村民小组，总户数 2098 户，常住人口 7056 人，新市民 2500 多名、工业企业 70 多家。2012 年工业销售 4.76 亿元、利税总额 4137 万元、村级可用财力 620 万元。获得过省卫生村、省生态村、市文明村、文明社区等荣誉。民间有俗语：虾徐市、蟹恬庄，蟛蜞金村，因靠近江边，多蟛蜞故也。旧时，金村与恬庄、福山、庆安是常熟北门外四个有名的古镇。明末清初，金村集镇已是商号林立，茶馆、酒肆、书场、典堂、店铺、赌场等无所不有。直到今天，金村仍然是方圆几里百姓赶集交易的重要地方。

金村小镇四周环水，人家枕河，犹保存一批明清、民国旧建筑，井字型的小街深巷，清晰可见。往昔，金家花园和王家花园（又名东园、西园）以其精巧雅致闻名江南。清乾隆时，民间曾有“金村八景”之说。村东李乌墩，相传乃唐朝宰相令狐绹之墓；村西朱扈墩为明朝进士杨孟舒墓葬处；金村附近还有明代钱顺时、钱时俊两进士之墓。江南园林、明清建筑、金村八景与名人墓葬等构成古村悠悠文化积淀。

金村大族为金氏、王氏，都是以农耕和读书为传家的，崇尚诗书礼义。故明清以来进士、举人、生员等不绝如缕。两朝帝师翁同和、篆刻家赵石农、共和国少将周文在、南京鸡鸣寺著名住持宗诚法师等名流，都在金村留有生活踪迹。

金村列入苏州文化古村行列，建有齐梁古刹永昌寺、仿古建筑永昌街，每年

的农历四月初八，为一年一度的传统庙会。四月初八金村庙会批准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开辟了新型农民集中居住区--金村苑，小区富有江南园林古建风格、环境优美、设施配套的。

金村工业历史早。有针织之村美誉，金村工艺编织名播四方。传统针织业，从手摇横机走向全自动电脑编织机，涌现 40 多家工艺编织帽企业，产品畅销国际市场。近几年，崛起同力冷弯、国强金属、隆裕金属制品等新兴产业，正在建办光电新能源项目。到“十二五”期末，将实现工业销售 20 亿元。

金村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河流较多，土质肥沃，是优质稻米产区。旧时产优质红莲糯，又叫落霜青，清代列为“御米”，开辟金村生态农产品种植园，“金村”牌谷物、小麦，获得“无公害绿色产品”称号，利用 600 多亩湿地，将开发生态休闲公园。

金村地理优势，旧时，国民政府建造的江防设施--羊福路，至今仍是重要公路。沿江高速公路、妙丰公路、省级工程走马塘经过金村。金村坚持“文化立村、经济强村、旅游兴村、并进互动”之路，描绘文化古村宏伟蓝图。

二、金村庙会的历史沿革

金村庙会始于宋朝，起初为庆祝释迦牟尼诞生的浴佛活动。明嘉靖年间，为纪念在农历四月初八抗倭牺牲的金七逐渐成为金村庙会的主要内容，在此阶段的金村庙会达到了兴盛的顶峰。时至 1957 年，出于历史原因金村庙会以及永昌寺已不复存在，金村庙会在此期间跌落低谷进入衰败时期。待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金村庙会在村民的自发组织下逐步恢复，并且规模不断扩大。2011 年，又成功进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庙会得到历史性的复兴。

（一）早期的金村庙会（明清至 1957 年）

金村庙会，始于宋代，迄今已有近千年历史。金村庙会最初也是为朝拜佛祖，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金村庙会自宋代开始一直是金村地区一大盛事，到明清两代达到极盛。

唐代以前，金村北侧就是茫茫的长江。明代，长江北离金村仅六、七里，金村人善食江滩蚶蜆，有“蚶蜆金家村”之说。明嘉靖年间，江、浙两省沿海屡遭倭寇侵扰，倭寇所到之处，大肆掠夺，抢劫商船，焚毁房屋，其时，倭寇从金村东边的铜塘坝来犯，一路上杀人放火，抢掠财物。金村人民自发组织民防队自卫，推举乡贤金七挂帅民团，号令一方，随时抗击来犯之敌。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元宵节金七得到可靠消息，倭寇来犯金村一带。

于是，金七召集村民，积极防范，并与部下三位勇士，身穿彩衣面涂朱墨，化作天神犴鬼，带头击杀倭寇，来犯倭寇大惊失色，误以为神灵显现，不战而归。是年农历四月初八早晨，大股倭寇再次来犯金村一带，金七用同样的方法与倭寇作战，终力战身亡。乡民不忘其舍生取义壮举，奏报朝廷，朝廷下旨封金七为“一方总管，立庙祭祀”。金七部下三勇士封为三相公，地方庙会时所饰草野三将一臂鹰、一挟弹、一荷锄，即是三相公，其余死亡民兵称为司，同时，立庙祭祀。由此，金村庙会增加了祭祀先贤的意义。

随着历史与时代的变迁，金村庙会不断赋予新的人文内涵。明清时期，行香走会活动风靡一时，民间文艺活动在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祭神大游行中大展风采，人们出于对祖先、前贤、爱国志士、民族英雄、忠臣贤孝及帝王将相的景仰崇拜，便在他们谢世之后，修庙宇、塑泥胎，利用庙会，进行祭祀。金七牺牲后，在金村，妙桥、恬庄、港口、福山、郑桥等地，都设有总管庙，以此纪念。在金村庙会上，所饰的金七、三相公和伤司登场亮相，使人不禁回忆起当年金村人民在金七带领下，与寇浴血奋战，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以此铭记先贤，教育警示后人。旧时，金村地区有赛龙舟，满列兵器，施枪弄棍，宰牲沥血，披发涂面，是象征当年金七率群抗倭前的“誓师大会”。

“金七抗倭”的传奇，在民间流传久远。历史上确实金七其人其事。据《常熟慈乌村金村家乘》记载，金七是金氏七世孙，排行老七而得名，又名七房公，名金守智，字湖泉，其父金冠，字敬月。金七，自幼好读爱武，喜施枪弄棍，曾参加武生赛试，入武贡。又据《金村小志》记载：“七房公，又名金七，明嘉靖年中，抗倭身亡，朝廷下旨封祭”。

在张家港塘桥、凤凰地区，有民间山歌叫《河阳山歌》，还有一种民间说唱叫《河阳宝卷》。在《河阳宝卷》金神卷，又名部管宣宝卷中，就有金七的记载。宝卷说：有老总管金定邦，不满朝廷奸臣当道，故辞职在家，平素乐善好施，修桥补路，救济贫民，但四十无子，玉帝感其善心，派金童星下凡，来到金家送子孙，赵氏夫人生下一子，名金元，聪明好学，文武双全。二夫人、三夫人各生三子，金定邦喜添七子。一次番兵前来骚扰大好河山，兄弟七人向朝廷请命，扮作天兵，率五百家丁，骑上高头大马，手执钢刀，盔衣盔甲，红脸绿眉，威武灵灵，宛如天兵下凡，番兵见到如此场面，情愿退兵伏朝廷。后来朝廷敕旨将七兄弟召进京城，封七总管之职，加封随粮安乐王，掌管天下粮饷。这段《河阳宝卷》中金元与七兄弟的传说，与志书记载不尽相同，但毕竟对金七作了神化，足见乡间百姓对金七的崇敬。

（二）金村庙会的重生与发扬

60年代初，受文革的影响，金村庙会连同永昌寺都已不复存在。1995年，金村一位退休的老工人邹正岳，发愿重建永昌寺，重新组织金村庙会。就这样，金村庙会在1995年由于这位老者的善缘而得以重生。2000年，在永昌寺西侧重建了金七圣殿，内塑金七圣象。2008年，张家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加入了金村庙会，金村庙又在2009年进入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到2011年金村庙会又被成功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2014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中加入了金村庙会这一项。现在金村庙会盛况空前，传统文化活动融入了现代工艺、现代文化的元素。2014年的庙会，表演队伍近千人，数万名村民参会，场面空前。庙会期间所有活动均由当地村民自发组织开展，所需费用也由村民及信众捐助。庙会前后活动三天，期间村民会自发地将准备好的面条、汤圆赠送至永昌寺，并义务煮食供信众食用，庙会的供品和百姓用餐，也都由社会民众包揽。庙会上，金村民众自发传承、创作的民俗文艺表演形式多样，他们身着各式民间服饰，举行“金七总管”圣像出会、民俗文化舞台与巡街表演等一系列民间文化活动。在乐舞告祭、各界上香、献花致礼、诵读祭文之后，30多支、近千人的民俗文化表演队便载歌载舞地登场。表演队伍头尾长达1公里，从金村千年古刹永昌寺出发，经过金村永昌仿古街，至金村街头，一直向金村外围乡间进发，行程10多公里。乡村大道上，穿着各类民俗服饰、或提或推或挑各类道具的队伍，浩浩荡荡。沿路群众放鞭炮相迎，无不感叹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博大精深。

金村庙会注重加强与学界之间的互动，重视庙会文化圈的建设。2013年庙会期间联合中国民俗学会、江苏省民俗学会举办了“江南庙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层论坛”，金村及金村庙会展现出来的文化新农村面貌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2014年庙会期间，“‘港城绝技’张家港市第二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大赛”也以金村庙会为契机得以亮相。

三、金村庙会形成与发展的原因

金村庙会在金村地区形成并逐步发展，虽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主要还是由特定的自然历史人文条件所决定的。金村地区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农业祭祀孕育了庙会，而塘桥地区特有的河阳山歌则为庙会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土壤。民间的生产生活物资交换使得庙会的集市功能更为活跃，而江南地区日益繁盛的宗教文化，永昌寺的形成发展，则进一步壮大了庙会。

农耕祭祀孕育了金村庙会。金村是农耕文明发达区域，成陆较早，是江南古陆组成部分，隶属常熟之地、渔米之乡。金村一带历史遗留的庙会大都在夏收夏种之前举办，就是利用庙会，表达对农神的敬重，祈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驱瘟免疫。旧时，金村有祭祀土地神的习俗，今日庙会场所—永昌寺，其前身就是潘祁庙，供奉的就是土地丕王。《金村小志》载，金村旧时修塘，就举行祭塘仪式。百姓走出田头，走上街市、庙堂，自由歌舞，敬香礼拜，表达对农耕文明的敬仰。后来，人们借助农耕文明的祭祀，在庙会上融入许多文艺元素，吸引了更多层面、方圆数里的观众纷至沓来，逐步形成了具有庙会特色的民俗文化。

民间山歌衍生了金村庙会。农耕时代的百姓困于地域空间和客观条件所限，文化生活极为单调。先民在劳作种，流行肩挑重担号歌，边走边哼。流行于塘桥镇区域的《斫竹歌》：“吭唷，吭唷，吭唷，斫竹、飞土、弹石”，就是劳作过程中形成的简单歌谣。同时，底层民众一年到头的辛勤劳作，以山歌小调自我表演，释放压抑、苦闷心情。旧时，金村一带的老人都会唱山歌。金村庙会上，就有山歌、“小热昏”等表演。通过历史积淀，艺人自我提升，庙会社会文化功能逐渐完善、规范，从田里到空地，从地台到土台，从草台到庙台，从农忙到农闲，从农闲到节令，庙会就逐渐形成了。随着个体走向群体，从自我创作，融入高雅曲调、历史故事，如融入苏武牧羊、苏三起解、梅花三弄、柳青娘等曲调，以及梁山伯与祝英台、三战吕布民间故事，无不表达了农耕文化对自由释放、诉求文化的心理。因此，金村庙会是承接、衍生山歌而来的群体性民间文化。

民间交流活跃了金村庙会。金村是生产力发达的区域之一，向有创业传家之说。金氏自第一代先祖开始就造房垦田，栽竹植树，耕渔为本，经营粮商。金氏八世孙（1587—1660年）金德辉和妻唐氏纺纱织布，发展生产，实为创业的先祖。康雍乾时期，金村共有田地上万亩，街上茶馆、书场、酒肆、药店、布庄、米行、典当、铁店、染坊以及土纺土织等无所不有，暗泾河两岸展出一派繁华的“清明上河图”景象。随着金村区域生产力发展，民间交流日趋活跃，当地一直有农副产品交流的集市——“猪禄场”，今天，依然保留农历每月逢二的“小节场”。庙会上，一些竹木制品、农用器具、香烛炉、铜脚炉、家织布及各种风味小吃等争相展出，特别是民间工艺品，平时藏匿于日常生活，感觉不到存在，庙会使它们折射出特有的价值。近些年来，金村地区针织服装成为一大产业特色，众多商贩利用庙会节场找到商机。庙会助推了金村地区商品经济发展。

一般庙会兴盛的途径之一是以宗教的方式来兴会。民间信仰的历史就是庙会的历史。金村庙会经历600多年，代代相传，长盛不衰，很大一个因素离不开宗教信仰。金村永昌寺具有1500年历史，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香火一直旺盛，

水陆道场、开光庆典、沐佛节等活动十分频繁。金村地方民间道士较多，道教乐器种类齐全，乐曲婉转动听，活跃了民间丝竹管弦。佛、道两教在各自的宗教仪式上都有器乐、舞蹈、出巡等娱乐内容，并且常常以出庙会方式扩大影响，使宗教信众趋之若鹜，凡夫俗子争相随喜添趣。正是受佛道文化影响，推进了民间器乐文化形成，产生了不同类别民间文艺社团，如庙会上的锣鼓队、民乐队、拜香队、开面社、红衣社等都受佛道文化影响。到了明代嘉靖年间，庙会融入了纪念金村抗倭英雄金七出会仪式，金七被神化，多了一份乡土信仰。随着时代的变迁，庙会的文化内容更趋丰富，总管出会、行香走会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解放前，以金村为核心，联络周边园六、七里村落，构建了“永昌莲社”，莲社组织信众群体敬佛烧香，自我开展民俗文化活动。

第二章 金村庙会中蕴含的文化元素

金村庙会已发展成一个文化综合体,是各种文化元素交流、互动的多元平台。庙会中蕴含者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主要包括民间信仰、戏曲杂耍、音乐舞蹈、传统手工艺等。

一、金村庙会中的信仰

庙宇是庙会开展的重要场地和核心依托,同时庙宇也是神灵崇拜的重要场所。庙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参与者的宗教信仰诉求与心情得到释放,从这个意义上说,庙会可以看成是庙宇空间与崇拜行为而形成群众性仪式活动。因此,各种信仰是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农耕祭祀

江南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农业文化的基础。农耕祭祀是农耕文化的主体内容。通过庙会,人们表达了自己的这种信仰诉求,可以说庙会成为了民间祭祀最佳的展示和演练的舞台。在金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更大。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普通民众只有将希望寄托在对神灵和上天的崇拜上。金村庙会中的祭祀土地神、祭田神火把等都是典型体现。

土地神,江南地区也称土地爹爹、土地菩萨,视为家神,平时供在堂屋的神柜上。过去,人们信仰土地神十分虔诚,认为人出生在土地上,生活在土地上,一切都离不开土地,只要有土地神保护,住地才能安宁,种田才能丰收,子孙才能兴旺,家里才能发达。因此,对土地神是不能马虎的,更不能得罪。每年庙会过程中,村民会集中向土地神敬香祭拜。

田神,原出自布依族的祭祀仪式。一般认为,田神即是盘古。相传在远古洪荒时代,盘古发明了水稻种植技术,使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后世子孙为了纪念盘古的发明之恩,把盘古誉为“田神”,并定期祭祀。金村地区以水稻种植为主,因此也世代相传着祭祀田神的习俗。在庙会上,村民集中举行仪式祭祀田神。庙会那天,各家各户三三两两来到自家秧田的田坎上水出口处,摆上碗筷祭品祭祀,待“田神”享用祭品十余分钟后,烧钱化纸,让小孩磕头作揖,将祭品在燃烧纸钱的青烟上绕三转,表示田神、祖宗得以领受所有祭品。

金村庙会上所蕴含的农耕祭祀，集中反映了在生产水平相对低下的时候，人们对于收成的期望更多的是依靠“天”和“神”的庇护。这种文化传统通过庙会这一平台，一直传承到现在，现在农耕生产虽已高度科学化与机械化，但人们对于农耕祭祀这种仪式的精神需求没有改变。人们通过这种方式集中表达自己祈求风调雨顺的心愿。

（二）猛将英雄

江南地区的百姓信奉猛将神，因为他是稻田的保护者。相传猛将原是一位孩童，在帮助村民驱除啃噬稻谷的蝗虫时牺牲，当地人便逐渐形成在农历正月十三日他诞辰日当天“抬猛将”的习俗，以此祈求平安和丰收。随着时代的发展，猛将的“队伍”也在被扩大，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行侠仗义的江湖豪杰等都可以被敬拜为猛将。在节庆等特定的日子里，村民抬着披红挂彩的猛将神像绕着村子走，另外还有表演队伍跟在后面。大家争相祭拜，祈求平安。

金村庙会上的猛将就是金七。金七圣象的祭拜是最重要的内容，同时庙会上所饰草野三将，一臂鹰、一挟弹、一荷锄也表达了人们对于猛将保一方平安的企盼之情。在江南地区温婉的环境下，金村这个村出现猛将也是为寇匪所迫。历史上，金村也多出猛将，例如明朝末年率众抵抗清兵的海口总兵赵牧，参加“七七事变”的名族英雄周锡候，参加过“淮海战役”的中共将领周文在等。这表明金村地区民风温婉，可是在危及家乡利益这种大是大非面前，受先贤精神的熏陶，他们往往就变得异常刚烈。这也反映了金村庙会对金村民众的教化作用。

民俗文化都不是单独的文化现象，金村庙会是抬着金七圣象出游，有草野三将随行。而吴中区胥口镇则是男子赤膊抬猛将，吴江某些村落就在神庙里面唱赞扬猛将神的歌曲。但不管形式如何，抬猛将作为江南地区特有的民俗文化形态，在金村庙会上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保护。

（三）佛教菩萨

江南历来为佛教兴盛之地，苏州地区高僧云集，禅、教、净、律各宗并兴，古刹林立，佛教文化因之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并成为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州地区佛教在教义的传播、佛教教育、佛教文化等方面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庙会，从字面上来讲，就是庙宇和集会。因此，金村庙会中的“庙”永昌寺在庙会的传承与保护中，通过佛教菩萨对大众的教化作用，既弘扬了佛法，也保护与传承了庙会。

金村庙会依托有浓郁宗教色彩的永昌寺而生，因此对佛教菩萨的礼拜也是庙会重要内容之一。每年四月初八庙会举行之日，也是佛祖释迦牟尼诞生之日。庙会期间，永昌古寺张灯结彩，红烛高照，举行隆重的“浴佛节”仪式。为佛祖祝寿，为先人祈祷，祝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仪式结束后，寺院内和金村家家户户，都要吃“长寿面”，象征着人民安康福寿，社会幸福和谐。庙会前后佛事不断，伴随这一些佛教经典曲目的演出《婆罗门》、《浑脱》、《钵头》等，都体现了百姓对佛教菩萨的敬仰。

金村庙会的保护与传承，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于永昌寺的保护与传承。金村庙会在被赋予纪念金七的历史意义之前，事实上是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离开了寺庙，庙会就失去了载体，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近代金村庙会的复兴，恰恰也是从重建扩建永昌寺开始的。在金村庙会的保护与传承中，永昌寺是一个重要的载体和物质依托，同时庙里的佛教菩萨也是村民的精神守望，于其它寺庙不同的是，庙里特地建造了金七圣殿，这也是乡土文化、庙会文化和佛教文化和合发展的体现。

二、金村庙会中的戏曲与杂耍

金村庙会中，地方戏曲与杂耍占据了表演部分的很大比重。地方戏曲以评弹和昆曲为代表，要在庙会期间专场表演 10 多天，深受百姓喜爱。同时也带动了其它地方曲种参与表演，既丰富了庙会表演的内涵，也促进了各剧种之间的交流。庙会上的杂耍则集中展示了苏州地区民间杂耍的高超技艺，也为庙会增加了可观赏性和趣味性。

（一）地方戏曲

戏曲最为庙会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在庙会中的表演部分占很大比重，金村庙会中表演的地方戏曲主要有苏州评弹和昆剧。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总称，产生并流行于苏州及江、浙、沪一带。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话和弹词均以说唱细腻见长，吴侬软语娓娓动听，演出中常穿插一些笑料，妙趣横生。金村庙会中评弹表演贯穿始终，在村中的礼堂设有评弹专场演出。昆曲，又称昆剧、昆腔、昆山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珍品。昆曲糅合了唱念做打、舞蹈及武术等，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被誉为“百戏之祖”。昆曲唱腔华丽婉转、念白儒雅、表演细腻、舞蹈飘逸，加上完美的舞台置景，可以说在戏曲表演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境界。金村庙会中的昆曲表演，同评弹一样，在村中的礼堂设有专场表演。

庙会的举办,给了村民接触欣赏高雅艺术的机会,同时也是地方戏曲集中展示的舞台。随着近年来庙会上的地方戏曲表演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很多其他地方的戏曲也加入表演,如京剧、锡剧、越剧,大都演出百姓喜闻乐见的经典曲目,深受百姓喜爱。庙会期间组织方会从各地请来戏班子,这些班子会轮流在村里的演艺中心轮流表演 10 天左右,既是庙会活动的衍生,同时也很好的满足了村民的精神生活需求。

(二) 杂耍

逛庙会,图的就是欢乐、热闹,所以,庙会中精彩绝伦的杂耍演出是必不可少的。庙会是与文化娱乐有关的节日活动,是苏州地区各类杂耍活动的大汇演,集中展示了流传在民间的各种杂耍,增添了庙会的节日气氛。“杂耍”是人们对散处民间的乐舞、杂技、曲艺、武术等项目的统称。杂耍表演也是金村庙会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据《金村小志》记载,早先的金村庙会上就一直有杂耍表演,主要的表演形式包括腾龙舞狮、调花篮、踩高跷等等。现在的金村庙会上,踩高跷、腾龙舞狮仍是主要的杂耍形式,同时又加入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打莲湘”。

踩高跷,是汉族传统民间活动之一,是民间盛行的一种群众性技艺表演。踩高跷不但扮演的人浓妆艳抹,且歌且舞,而且往往装扮戏曲折子,踩高跷的角色,因为各自身份不同,所以造型各异,高低不一。“腾龙舞狮”是南方地区一种民间传统表演艺术,表演者在锣鼓音乐下扮成狮子的样子,作出狮子的各种形态动作。中国民俗传统,认为舞狮可以驱邪辟鬼。金村庙会上舞狮主要也是祈求平安丰顺之意。

打莲湘,起初是叫花子乞讨的一种谋生方式。由于它易学、好打、群众喜闻乐见,不仅愉悦了身心,又达到了强身健体的目的,从而演变成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莲厢系由一根长约三尺、比拇指粗的竹竿,两端镂成三个圆孔,每一孔中各串数个铜钱,涂以彩漆,两端饰花穗彩绸,亦称“竹签”、“花棍”。表演时,男女青年各持莲厢做各种舞蹈动作,从头打到脚,从前打到后,边打边唱,人数不拘,唱词多据民间唱本,也可现场编唱,亦可男女双人对打,形成多种连续动作。行进时,可打出前进、停留、蹲下等多种步法。金村庙会上的表演队伍穿着水乡服饰,配合水乡小调,将这一传统文化形式又搬上了舞台。

金村庙会上的杂耍,主要作为一种表演形式存在,区别于传统意义上行走江湖的杂耍之处在于,它不向观众收取“捧场费”。即使从外地请来的杂耍团队,也是由庙会组织方统一支付费用。这样就为各种民间杂耍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同时也极大的丰富了庙会的文化内涵。

三、金村庙会中的音乐与舞蹈

金村庙会中的祭祀、出会还是表演，都离不开音乐和舞蹈。音乐舞蹈是庙会这场盛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庙会上音乐表演主要是包括民间山歌、劳动号子等，舞蹈表演的主要有地方舞蹈摸壁鬼、香山云灯舞和游行舞蹈腰鼓舞、太保轿等组成。

（一）地方音乐

金村庙会上音乐表演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河阳山歌表演，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家港南部地区千百年来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原生态歌谣。河阳山歌主要就在张家港地区传唱，基本存在于江南水乡的纯农耕圈内，很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点和价值。目前河阳山歌共搜集到三万余行，再加上近万行的宗教仪式山歌，共有近四万行。其中，《圣关还魂》全长有 6448 行。《汝河山歌》、《老姐嫁人》、《天门阵》、《荒年山歌》、《断情歌》、《沈七秀》都是原创的完整的原生态山歌，是历代传抄本。共有民国时期的传抄口袋本、十六本，其中有一本是铅印本，有几本是孤本。基本上都保留了明代以前的方言、俗语，好多方言在今已不知其解了，即使是歌唱它的民歌手也不知其意，在这些本传及口传山歌中依旧保留着。在庙会当天，一般会表演传统曲目《赵圣关还魂》《田家乐》、《沈七秀》《小红郎》《荒年山歌》等，这些传统曲目在庙会上集中展演，使得河阳山歌这一艺术形式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同时，庙会上还有白茆山歌、芦墟山歌等其它吴地民歌的表演，使得庙会上的山歌表演精彩纷呈。

除了民歌外，庙会上的音乐表演还有地方特色也极其浓郁的劳动号子，主要有常阴沙号子、香山打夯号子、新沙劳动号子等等。号子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劳动生产和其它活计中，为激励斗志，振奋精神，或反映某种感情所喊的语调。这种号子是劳动人民的创造，并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历史悠久。常阴沙号子种类较多，内容丰富，形象生动，意义深刻，经调查研究，较为典型和常喊的有十二种。例如以前人们往水稻里车水时喊的车水号子是一人领喊，三人接喊：海咿呀的来哎，好有哇来的啰！暖暖嗨来唷，暖暖又来了！又如收割完庄稼运回家时喊的运粮号子：哈口么 哇的来呀，嗨呀！嘿哟里的来呀，嘿来！哼喳地呀来呀，嗨嗨！哎嗨，嗨咿哇的来呀啰！还有掏粪号子、挑泥号子、插秧号子等等，号子的种类涵盖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充分的保留了农耕文化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气息。香山打夯号子是当年建造长江江堤是流传下来的劳动号子，新沙劳动号子则是在新沙地区劳作的人们比较熟悉的号子。如今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基本上农活

需要喊号出力的没有了。庙会上大家一起喊喊号子，既是对过去生活的怀念，也使得这种文化形式得以展现与传承。

（二）地方舞蹈

金村庙会巡行开始时，前有浩浩荡荡的仪仗队，参与者多为各地曾向神灵许愿受庇来还愿的人们，还有一些是自愿奉献祈祷者。仪仗之前，就是开路喝道的“摸壁鬼”舞蹈表演。表演队伍由16人组成，他们手持钢叉、竹板，头戴绘有符咒的“无常”式高帽，脸套画着清面獠牙，血盆大口的面具，颈佩缀着六枚铜铃的项圈，肩搭叶片状披肩，身穿黑色紧身衣裤，胸前绘有黄色鬼脸，围间围着形似树叶的围裙，脚着黑布鞋，手腕、脚踝也套有六只响铃的铜圈，令观众纷纷避让。其后还有“铜锣香”（表演者裸臂以鱼钩扎入肉中，挂锣边敲边走，又称“英雄香”，通称“臂锣”）、“地炉香”（表演者头顶香炉，走数步拜八拜，通称“拜香”）、“马夫香”（表演者银针穿颊，针端挂有小饰件，类似“跳马皮”装扮）等队伍跟随。这一舞蹈有驱邪镇魔的任务，当巡行队伍走到荒郊坟场，还要停轿打鬼，他们口呼“哈——哈”，或吹哨子，做出劈、打等驱鬼动作。每年的庙会都以这一特殊的舞蹈作为巡演队伍的开头。

香山云灯舞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在张家港市金港镇香山出的古汉墓中曾发现有对偶神舞石刻，舞者为一男一女相背而舞，表现的是伏羲与女娲交媾之状，当地曾有人祖庙在祭祀就跳此舞，当初演出此舞须是处女，士族出身，并且是兄弟父母双全。现在这个舞蹈对于表演者的要求没有那么苛刻，同时也广泛都应用于如庙会、社戏等其它场合。金村庙会中有这一地方独有的舞种，在舞蹈表演中也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除此之外，游行队伍中还有广泛流传于苏南地区的秧歌类舞蹈，如地秧歌、高跷、寸跷秧歌；大道具类舞蹈，如竹马、旱船、太平车、龙凤船，面具扮演类舞蹈，如“老汉背少妻”、“猪八戒背媳妇”、“二鬼摔跤”、“大头和尚逗柳翠”“钟馗嫁妹”、“蛤子精”等，这些舞蹈形式多样，题材也丰富多彩，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韵味。

四、金村庙会中的传统手工艺

明代文人张瀚所作《松窗梦语》中说道：“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吴制器而美，以为非美弗珍也。四方贵吴而吴益工于器。”吴地的手工艺品以其门类全、品种多、技艺精著称于世，兼具艺术品和商品的双重身份。金村庙会有一项

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集市。金村庙会的集市每次都要持续 7 天左右，成为附近村民物品交易的重要场所。庙会集市上既有交易生产生活物资，同时也有极富金村特色的传统手工艺作品的集中展示。自 2014 年起，“‘港城绝技’张家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大赛”也在庙会期间集市上举行。庙会上展示的传统手工艺主要分为食品加工酿造技艺、编织技艺和生产生活工具制作技艺。

（一）食品加工酿造

在张家港地区，食品加工酿造中最为有名的当属沙洲优黄酿造技艺了。后塍黄酒（沙洲优黄）至今已有 120 多年生产历史，清光绪十一年（1886 年），后塍南街开办汤恒元糟坊，后相继开办鼎元隆等 6 家糟坊。解放后合并为后塍联营处。1956 年公私合营取名“后塍澄新酒厂”。1962 年成立沙洲县，更名为“国营后塍酒厂”，沿革至今。后塍黄酒（沙洲优黄）手工酿制技艺，其制作工艺流程细微复杂，是劳动人民长期智慧的结晶。其制作工艺大致可概括为：原料米——浸泡淘洗白——蒸饭——淋水冷却——落缸——搭窝米曲——冲水发酵白——压榨——锡壶煮烫——装坛。金村庙会上有专门的摊位展示沙洲优黄的酿造技艺，同时也有供百姓品尝和购买的区域。

参加金村庙会的群众，大多要买高庄豆腐干，当作烧香回头货，带回家给儿孙和亲友品尝。高庄豆腐干制作始于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制作水豆腐、豆腐花，同治、光绪年间，工艺有了改进，生产制作豆腐干及百货素鸡、油扁等豆制品，同时逐步形成了制作高庄豆腐干的在套独特技术。制作一块高庄豆腐干，从磨豆开始，需要经过十一道工序，八十年代以前，全靠手工操作，磨豆、滤浆、烧浆、点卤、凝固、上榨、轻压，出榨后再用小块纱布把豆腐包裹起来，排列在木板上重大庆，剥包后放入锅内煮沸，起锅后摊在竹帘上凉干，再回锅煮沸，在清水中加入糖油、桔皮、茴香、食盐、甘草、味精等调料，文火蒸煮 4—5 小时，主调料液浸入豆腐干内，出锅后再把豆腐干凉干，精制成的高庄豆腐干成正方形，边长 3—4 公分，厚度很薄，呈酱红色。香味四溢，味道鲜美，细嫩可口。

后塍地区除了沙洲优黄外，老白酒也极富盛名。酿老白酒一般是江南地区农户自酿自饮，以糯米为主，没有商业性质，故称“家户老白酒”，入冬后，即选上好糯米浸泡后蒸成饭，待其熟后取出，置于缸或坛罐内，加入老酒药拌匀，之后拍成锥状凹窝，以草或棉盖严数日加以保温时日，达到一定的温度，闻到酒香，即“烂”了，然后以水兑制，有一斤兑一斤，也有一斤半兑二、三斤水的，数日后酿成酒清醇香，有的放上红花或桂花，使酒色美味香。老白酒可以饮用，也可当作料酒烧菜用。金村庙会上，大家都会带上自己亲手酿造的白酒，相互品尝交流。

（二）编织工艺

芦苇编织工艺是江南水乡地区独有的编织工艺，张家港市的芦苇主要分布在沙洲片河滩沼泽地域，每年夏季芦苇成熟，南丰地区芦苇编织从业者百余户，芦苇制品种类很多。《诗经》有云：“蒹葭苍苍”，据推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芦苇制品也随之产生。早期曾用扎库等祭祀用品、后来出现芦苇草棚、草鞋，广泛应用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庙会上还能看到的芦苇制品主要有帘子、芦席、畚箕等。帘子就是把芦头一根根串起来做成一捆，用来晒物，做墙面等。畚箕呈斜斗字形主要用来搬运、装、盛物品。芦席就是把压扁的芦头编制起来，用来晒物；也可制作成简易床垫。现在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审美提高，以及塑料制品的普及，芦苇制品市场萎缩，消费群体缩小，技艺流失等原因，目前从事芦苇制品制作的艺人还是很少，芦花鞋技艺亟待保护。金村庙会上芦苇编织工艺品的集中展示和交易，就很好到传承和保护了这一水乡地区特有的传统手工艺。

雷沟大布是张家港地区特有的编织产品，庙会上不仅有大布的销售，还有织造工艺的展示。“雷沟大布”俗称老大布，有尺寸大、小之分，品种以白色为主，其次有格子布，芦扉编布、蚂蚁布、条子布。布的颜色有蓝、青、红、灰、绿、土黄等。民国年间才有染料传世到民间。“雷沟大布”厚实、坚牢，经久耐用，吸水性强，衣服穿在身上舒适保暖。剥籽——轧花——弹花——捻条——纺纱——经筒子——浆洗——染色——经盘——织布——码布成匹是其基本织造工艺。宋代末年，境内雷沟沙积涨成陆。从松江、乌泥泾移植过来的木棉，适宜在沙田里种植。民间就开始自种、自纺、自织的纺织行业兴起，至元末有“家家纺纱、户户织布”现象，形成了当时的“雷沟大布”名牌，至清代康熙年间，“雷沟大布”在北京“瑞蚨祥”布庄热销，并转销至国外。清康熙朝廩贡生陶孚尹有竹枝词一道咏道“横河东去接雷沟，侵晓行人抱布稠，珍重寸缣休浪掷，寒山龟手数更筹。”的诗句赞誉。在 1940 年前后，七房庄织布大户吴氏、徐氏和王家埭“向记布庄”、袁家桥等散户批量布销往扬州等地。至 50-60 年代民间普遍还存在。70-80 年代少量有，现在正通过庙会之一载体逐步的恢复和兴盛这一传统手工艺。

沙洲花边在捏线花边（常熟花边）的基础上，将民间的棒针编织，应用到抽纱上，结合勾针工艺，从而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沙洲花边”，在杨舍乡村传承已有 80 余年历史。花边原料基本是棉布，在这些布上绣女按样采用针织工艺，将花线勾织出各种图案，再抽掉部分棉纱，形成镂空，利用镂空疏密度的对比，产生视觉上的艺术享受。材料以全棉为主，主要用于室内的所有软装饰（床上用品、餐椅用品、窗帘、门帘等）。刺绣花边始于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兴盛于 1970——1980 年间，1982 年至 1983 年是境内花边生产的鼎盛时期，全县有 10

万人从事花边编结。1983年以后，因国际花边市场变化，花边生产量逐年下降。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由于“沙洲花边”加工费低廉，又为密集型手工劳作，所以制作人员越来越少，社会上会编织的都在四十岁以上，手工艺基本上已濒临失传。每年的庙会，给了这项手工艺新的生机，现在塘桥地区已有部分纺织企业可以制作少量的产品拿到庙会上展示销售。

（三）生产生活工具制造技艺

风筝制造技艺。扎制风筝、放飞风筝在张家港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该地区的风筝一直以拙朴粗犷、声响宏亮的大尺寸板类哨子风筝为主要特色。这种风筝制作十分考究，上面缀有大小不一、品种繁多、音调各异的哨子，每当风筝升空，各种哨子立即发出浑厚的声响，就像是一支大型交响乐队在空中奏鸣，气势非凡。金村庙会上集中展示了鹞身的制作、哨口的雕刻和组装合成的工艺。在这套工艺体系中，如劈料、捆扎、绘画、搓鹞尾、雕刻哨盖等环节，都是用较为传统的办法纯手工操作。随着板哨风筝的普及面越来越广，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在庙会期间，放飞的各类风筝已达五百多只，其中价值在一千元以上的特大哨子风筝有二百多只，扎制风筝、放飞风筝已逐渐成为金村人民热爱生活、追求文明、崇尚自然的一种表达方式。

塘桥木雕工艺。塘桥木雕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明代，境内已有木雕艺人在民间从事木雕。至清代中期，塘桥木雕已在民间发展成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工艺，并日趋完美。在金村庙会上，既有木雕工艺的展示、木雕工具的展示，也有木雕作品的交易。庙会上展示的木雕选材丰富，有银杏木、樟木、杉木、松木、红木、黄杨木、花梨木、扁桃木等，作品题材也丰富多样，有花卉，凤串牡丹，状元及第，五代、九代荣华，和合二仙，麒麟送子等。另有一些木雕工艺作品，如“红色子军”、“狮子滚绣球”、“二龙戏珠”、“松鼠采葡萄”、“观世音菩萨”等。庙会期间，塘桥镇还特地集中展示传统木雕工艺中需要用到的各种工具，如圆凿、平凿、斜凿、月凿、敲锤、搜弓、木锉、斧子、锯子、钳子、钻子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的发展，现在木雕已基本以机器雕刻为主，传统的木雕工艺正濒临灭绝，金村庙会的举办，对于保护这一传统手工艺大有帮助。

木杆秤制作技艺。秤作为称量物体重量的器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现有的文献和实物资料论证，我国最早在公元一世纪，即东汉早期已使用杆秤。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有了全国统一的标准。20世纪50年代以前，木杆秤一直是1斤16两制，1956年以后，国家开始推行16两改10两制。金村庙会上的木杆秤，主要用于日常市场交易，从长到一米半的能称近五百斤的杠子秤，小到准确到能

称零点一钱的钱秤，种类非常齐全。木杆秤制作是张家港杨舍地区特有的传统工艺，其工艺流程一般分为选料、刨圆磨光、定点定位、钉准星、安装各种零件、上色等，其工艺繁杂，做工考究。在庙会上既有工艺的展示，也有成品的售卖。随着磅秤、弹簧秤、电子秤的生产和广泛应用，传统的木杆秤失去了优势，已成为前途暗淡的夕阳手工业了。但在庙会上，人们欣赏购买它，更多的是保护这一传统手工艺，同时也象征着公平公正这一信念在村落里得到传承。

第三章 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现状和问题

金村庙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既有宗教的色彩，又有大众文化的光芒，庙会文化时代延续、传承和发展，永久不衰，也屡禁不止。然而金村庙会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现状却有着众多的问题，导致了对于庙会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失去了原真性。

本章节从金村庙会保护的现状分析入手，着重分析了现今政策、场地、资金群众组织、传承方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保护与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提出对于金村庙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策略有重大的意义。

一、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现状

自 1995 年庙会恢复以来，金村庙会的保护得到了重视和加强。特别是 2011 年被列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从政策、场地、资金、传承人等多面加强了对庙会的保护。金村的村民对于庙会的保护积极性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许多人都积极参与庙会的保护与传承。

（一）政策

2005 年，《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文化保护的通知》相继出台，指出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原则与目标，为全国指明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向。此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欲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法规也陆续出台。2011 年 2 月 25 日出台了《中华人名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于 2011 年 6 月 1 日正式开始实施。

另一方面 1995 年,金村庙会得以恢复。2011 年，金村庙会被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 年，金村庙会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3 年，苏州市正式颁布实行《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其中明确规定了对庙会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县级市(区)人民政府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规划，并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市、县级市(区)和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和专项资金的管理、监督等措施来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综上所述，从宏观层面来说，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有了强有力的法力保障。但从微观层面来说,对于金村庙会的保护与传承的政策体系性尚未形成,这对于保护工作的细部尚有强有力的保障以及科学的指导。因此,目前亟待出台一系列地方性的保护政策,形成国家宏观指导,地方微观调控的政策体系,做到文化保护因地制宜。

(二) 场地

金村村与紧邻周边各村为金村庙会活动的核心区,面积 37 平方公里,人口 3.1 万人。庙会活动辐射地:东、南到常熟市福山、谢桥、大义,西至张家港市,北濒长江,区域面积 100 余平方公里,总人口 30 余万人。每年金村庙会期间,四乡民众穿戴一新赶赴庙会。小商小贩数千人赶庙会市集。

其中金村庙会,以金村古村为主要活动区域,主要进行场地为村内的永昌寺。庙会以农历四月初八为正日,前后历时 3 天。正日这天,永昌寺内首先举行浴佛拜佛等佛教活动。之后以总管殿为核心,举行盛大的祭祀金七与出会活动,出会队伍所到之处,村民均设香案并燃放鞭炮迎接。

金村庙会自 1995 年恢复以来,举办地址就一直在永昌寺前广场处。刚恢复时,庙会场地面积不过 300 多平,且地面泥泞。但在邹正岳老人的奔走呼告下,在政府部门支持和有关善心人士和永昌寺的支持下,目前广场面积已接近 3000 平,且场地都已硬化,并安装了栏杆、照明设备的必要设施。2000,永昌寺西侧还新建了金七圣殿,占地面积 65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50 平方米,内有总管老爷、千圣小王、西平侯金三塑像。金村庙会举行之后开始出会,抬老爷沿村内主要道路巡街并表演各类民间文艺。所到之处,家家户户摆供品、焚香、放高升相迎。2014 年,巡游队伍达数千人。因此,村中的大小道路也是庙会举行的一个重要场地。

(三) 资金

资金的投入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金村庙会所需资金来源大多来自民间,这也决定了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到位问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来源应来自多方渠道,并以政府为主导,这样才能维系资金稳定的来源。进而可以降低开展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困难阻碍。

金村庙会自 1995 年恢复以来,所需资金基本全数为群众捐赠。据统计,2013 年,庙会举办共计花费 180 余万元,村中企业捐助 150 万元,百姓捐助 20 万元,

余下部分为永昌寺出资 10 万元。2014 年，庙会举办共计花费 190 万元，村中企业捐助 168 万元，百姓捐助 21 万元，永昌寺出资 10 万元，余 9 万元筹备 2015 年庙会。

从数据上来看，虽然民间的捐助已足以支撑庙会的运行，且村中企业已形成习惯，百姓也乐于出资捐助，庙会对于出资多的企业和个人，安排在庙会上集中敬香敬贡品，也算是对捐助者的一种回馈。但是在政府部门主导层面上来讲缺乏稳定来源对于保护资金这块还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因此对于未来资金的来源应该加强政府出资，以便维系今后庙会资金来源的稳定性。

（四）群众组织

金村庙会上有 30 多个民间表演团队参与庙会演出，金村村委会起了统筹和组织这些团队的重要作用。2013 年起，村委会将这些民间表演团队统一组织为慈燕艺术团，主要有舞龙队、舞狮队、荡湖船、挑花担、打莲湘、腰鼓队、太保轿、开面社、臂锣社、红衣社、蓝衣社、香案社、花轿、扮看马、扮八仙、扮小丑、踩高跷、调花蓝、抬台阁、表亭、拜香队、清客串、扮戏名、民乐合奏队等。这些表演队日常的排练全靠村民自发组织，村委会提供必要的场地和灯光音响设备。

金村庙会每每参与者达三千人之众，表演队伍也有上千人规模，这么大规模的活动，靠的基本上是群众的自发组织。村委会每年会联合村里的庙会召集人、传承人等组成筹备小组，庙会筹备期，部分群众负责召集表演队伍，村里延续着良好的传统，众多村民也把排练当作是健身锻炼。还有一组群众队伍则主要负责募捐，向村里的企业和民众筹集庙会的款项。

庙会期间，村里安排金村老街作为摆摊设点的场所，四方商贩云集于此，形成了热闹的集市。金村文化底蕴深厚，民风淳朴，该村村民自发的保护意识与行动，使得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这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村民而言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不可或缺的。

实现民众的自觉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这已经在金村实现了。金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根本内在动力就是村民的自发传承。金村的村委会领导，对村民的自觉保护加以支持与鼓励，顺应民意，金村庙会的恢复及申报各级代表作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而随着金村庙会申报国家非遗的成功和规模的不断扩大，村民自发的传承热情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在金村村委会的支持和鼓励下，村民们恢复了许多传统的民间文艺活动，这些促使村民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工作。

（五）传承方式

金村的庙会自宋代创立以来，主要的传承方式为家族传承和社会传承相结合。宋至清同治年间的家族传承谱系已无从考证，而据 1982 年版的《金村小志》记载，同治年间，由金氏 16 世金培坤组织举办金村庙会；光绪年间，17 世金锦康组织庙会；民国年间，18 世金湘福组织庙会；新中国成立后，19 世金永根组织庙会。现在，20 世金益平参与组织庙会（永昌寺负责人）。

新中国成立后，金村庙会由家族传承逐步向社会传承进行转变。民国初年，邹三福组织“朝拜社”举行金村庙会。新中国成立前后，邹小大组织庙会活动。1994 至 2008 年，邹正岳组织庙会活动。（原永昌寺负责人）。民国年间，缪金松参与组织金村庙会。新中国成立后，缪大保参与金村庙会——2008 至 2014 年，缪仁祥负责组织举办金村庙会（主要负责人）。

1994 至 2008 年，由邹正岳为主牵头，社会民众参与举办庙会；2008 年至现在，由缪仁祥、金益平牵头，社会民众积极参与举办金村庙会。在金村庙会“缅怀先贤，传承道德”的主题感召下，民众保护与传承金村庙会的积极性得到了进一步调动。

二、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金村庙会自 95 年来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在政策体系、资金来源、传承谱系方面还存在这一定的问题。特别是金村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已威胁到了庙会的保护与传承。

（一）政策体系不完善

金村庙会的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资源，因此英爱对其进行积极的保护。目前，许多人对其的保护欲继承意识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所以，政策体系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是一个短期行为，而是一项覆盖面广、艰巨而复杂的长期工作，因此需要几代人共同的努力。

虽然金村庙会虽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且 20 世纪 90 年代江苏省制定保护民间美术和民间艺术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规章，苏州市也出台了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但是与金村庙会相配套的政策，例如保护规划、保护资金管理辦法等均未出台，况且现有的保护条例多不具有操作性，而且在不同的

保护条例中，具体的保护措施差别较大，可操作性较差，相互之间缺乏统一协调性，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这给文化遗产保护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由此看来对于建立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健全的法律、法规，使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有法可依，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变得有章可循，最终使得文化遗产形成科学的保护体系。

（二）资金来源不稳定

资金对于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相当重要的。现在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金主要来源于这三个方面：财政拨款，这是各保护单位的基金主要来源。但是对于数量众多的亟待保护的文化遗产来说，财政拨款往往显得力不从心。经营性收入，这是目前文化遗产保护经费补偿的重要路径，但不是所有文化遗产都有经营性收入，并且许多收入对于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来看还属杯水车薪。民间投资，民间投资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来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其的不稳定性，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目前，金村庙会所需的基金，基本由企业家和民众及寺庙捐助。各级政府组织虽然积极组织庙会，并提供场地、安保人员等必要措施，但未有基金扶持。金村庙会的传承与保护，需要稳定的基金来源。现在靠各界人士捐助，随机性较大，很难保障每年都能有足够的基金支持庙会。另外，对于金村庙会长期的发展规划，基金也很难支撑。因此，要使得对于金村庙会文化遗产保护拥有持续而稳定的基金来源，必须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三）传承人老龄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需要依附在个体、群体或一定区域空间，它是一种“活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与呈现方式都与个体或群体的活动紧密相关。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都是需要人来进行的，因此对于传承人的构建和保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金村庙会作为一种“活态”文化，我们对于金村庙会的保护除了需要收集整理保存那些物质性的载体、或通过记录手段将其物质形态化外，更重要的是要对掌握、表现优秀庙会文化遗产技艺或形态的个体加以有效保护或者传承，使之通过个人、群体、民族之间的传承在现今以致未来社会中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

目前，金村庙会的传承人和熟悉金村庙会规程的主要组织者年龄严重老化。主要的传承人缪仁祥、金益平都已年过 50，而现代庙会的发起者和主要组织者

邹家祥老人已是 78 高龄，各个演出团队的负责人平均年龄也在 45 周岁以上。如不及时培养后备年轻力量，庙会也难免会有盛况难再的危机。

对于金村文化传承人现状来看，在金村民间组建一个合理的年龄结构的传承人组织应该是已经提上了首要的议程。另一方面政府对于文化传承人的保护也应当越加支持、和保障。各级文化部门、社会团体积极开展有光保护传承人活动，建立档案以及认定或者命名传承人等。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为传承人提供定期生活补助；授予传承人一定的名誉奖励来吸引更多人能加入传承人的体系中。

（四）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一种具象的非物质文化的诞生是基于其所处的物理生态环境，使得其具象化、生动化、生活化。离开了原本的环境，那么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只是“舞台”展示。文化来源于生活，反应生活，因此对于金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金村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正在逐渐被破坏。金村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与优美田园风光，具有较为良好的自然环境。千年的历史与耕读传统，给金村留下了深厚的物质遗存，为旅游开发及经济转型提供了诸多的物质基础。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已经形成了多彩且具有特色的口头说唱表演艺术、民间传统的手工技艺、民间知识及风俗，这些由人传承的民间活态文化构筑金村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金村为代表，具有其他地区难以复制的地方特色。正是金村的生态环境孕育并滋养着金村庙会。然而近年来，随着塘桥镇被列为苏州市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先导区，金村地区整体保护区域内 6000 多亩良田正在逐步减少，区域内民宅、水井、古树、竹林、小桥、河流等传统物质文化遗产也在被破坏。

因此针对目前金村生态环境破坏的事实，应该做出较好的应对，出台政策、投入资金、加强意识等等一系列方法来改观金村庙会所依赖生存的自然风貌和社会环境。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对于金村庙会文化遗产的一个“活态”保护，而不只是作为一个旅游胜地的“保存”。

（五）开发与保护的矛盾

金村地区要发展，旅游开发是一项有力的措施。而现在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难免与保护相冲突。很多开发过于注重面子工程、形象工作，这些都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宗旨相背离，因此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日益凸显。

第一，投入与产出的矛盾。金村庙会的保护与开发都需要强大的资金作为支撑，但是在对金村庙会的内涵进行深度挖掘打造成文化品牌，甚至发展成文化产业链的过程中，资金的投入与产出常常会出现较大的反差。因此，对于金村的进一步保护与开发，我们应合理规划，制定科学的保护与开发体系，确保资金的投入与产出成正比，进而带动金村经济的发展。

第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金村庙会的核心价值就是文化价值，即以文化为核心的社会人文价值。金村庙会的保护是为了使其更好的传承，金村庙会的传承也是一种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传承。但令人失望的是实际操作过程中，“政绩化”工程、面子工程越来越泛滥。

第三，政府与政府、组织与民众之间的矛盾。金村庙会的保护和开发需要政府、组织、民众之间共同努力，它是一项综合性较强的系统工程。但现在地方政府的观念较为落后，地方保护主义思想较为严重，导致了金村庙会的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未能得到很好的处理。

第四章 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文化理念

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不单是保护其存在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保存文化与其所依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他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文化生态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其传承与保护的方式。

本章节以文化生态理论为基础，从分析其基本内涵和必要性的角度出发，从文化生态理论的视角下阐述了金村庙会传承与保护的内容与原则。

一、金村庙会的保护与传承需要文化生态理论指引

金村的生态环境是金村庙会得以传承发展的基础，文化生态理论用生态学的视角，来考察金村的文化生态对于庙会保护传承的重要性，结合生态学上生物链的相关技术原则，提出庙会的保护原则，为金村庙会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参考。

（一）引入文化生态理论的必要性

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认为文化与文化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不可分离的，他们互相影响、互为因果。随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逐渐成熟，其影响也日益扩大。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完整的文化生态包括“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价值观念等直接或间接与审美文化生成发展有联系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①运用生态学方法研究文化系统，得出其基本内涵是，将人类文化作为类比于自然的生态系统，得出在各种文化的相互作用影响下，形成一个动态系统，这就是文化生态。在生态学的指导下，更加直接揭示了文化系统的内外联系，这既是文化与其外部复合生态环境的关联联系，也是其内部间的有机联系，处理好文化内部关系平衡内部各要素，为文化生态系统打下坚实的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高度依赖于所处的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环境发生着关系并相互依存，作为文化财富，在其特定环境中发生、发展及传承。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状况、政治体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所有关系的合集便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离开了相对应的文化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就陷入了无水之鱼般的困境。以金村庙会为例，只有植根于金村秀美富饶的水乡自然环境，依赖浓郁淳朴的民风氛围，才能在良好的生态系统中实现传承与保护。

^①周均平. 审美文化生态和审美文化史研究的当代意义[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8, (3)

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文化生态特性最突出的反映,展示了这种文化生态所特有的面貌和信息,同时又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所得的产物。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强烈撞击下,以口传心授为主要存在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危机。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的不仅仅是遗产本省,更是整个文化系统。目前普遍只注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保护,忽略了对其生存环境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引入文化生态理论显得尤为迫切,只有将其扎根于原生的文化环境,重视文化要素间的互动,才能更好的保护文化遗产。

(二) 文化生态视域下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原则

一是整体性原则。由于无数的文化事象组成了文化遗产整体,某些零散的碎片不能涵盖其整个构成,也就意味着文化遗产即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又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相依存;从而要求我们需要以全方位、多层次的方式来反应和保护它的多样性、丰富性。

正如金村庙会的产生、传承及再次兴盛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金村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纵横交错的水网布局、潮湿温润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以水稻种植、养蚕纺织、行船捕鱼为典型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金村庙会产生和发展的根基所在。文化哲学视阈下的文化生态是一个大的系统,是诸多具体文化事象的“场”,“场”中的各种文化因子交互融通,制约平衡,形成错综复杂的立体网络。任何一个因素、环节的变化,都会带来系列反应,甚至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刻变革。金村庙会的传承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场来孕育。生产生活工具交换时金村庙会的另一大功能,也正是农耕生产要求定期进行这样的活动。文化与环境、文化和文化之间除了空间上的依存和牵制,在时间上,它们所共同组成的文化生态总是处在动态的变化发展中。因此通过多方位全视角,对其文化的多样性进行呈现与传承,这是对金村庙会的保护。

通过对庙会内的多种技艺形式的完整性的保护,甚至是全方位保护某一特定的环境,来完整继承延续。第二,由于民间习俗通常同其文化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因此要保护金村庙会所依存的一个生态环境,只有坚持活态保护,才能使之继续活在民间。在此金村庙会从物质与非物质上都是需要继承与保护,既是在具体形式、内涵、功能方面具有差异性,它们依然是同根同源的文化整体,我们应该同时保护,做好传承。

二是多元化原则。在文化生态系统中,文化种类的数量,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强弱。在多元化的促进下,文化生态系统呈现复杂结构,这一变化对文化繁育起到积极作用。因此,保护庙会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保护金村庙会文化,就是保护

文化生态系统的多元化。这不仅意味着要加强对庙会本身及自身生态环境的保护,也要加强对庙会中各文化元素的保护。只有保护了庙会文化的多元性,才能保护庙会文化的系统性与整体性,才能使得庙会历久弥新。保护了文化的多元之后,就可以很好的促进文化共生。文化的生态系统的包容性,需要通过共生来体现,同时也展示了不同文化流之间的联系与延展。在金村庙会中,为了新文化元素的产生,必须通过碰撞多种文化要素,使之得到发展。

从物质、非物质层面看,金村文化遗产体系完备,高关联度。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既有金村老街也有金家墩、古桥梁、老建筑、园林旧址,无论是块还是点层面均有分布,并且文脉上体现了时间连续性。含民俗、表演艺术、手工艺、民间知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农耕时代的,直到现在仍有一定的传承延续,彼此相互作用、休戚相关。

三是保护生态环境原则。在一个特定的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和存在,并被传承或消亡。因其不适应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消失,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已经濒危和灭绝。自然与社会文化环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犹如鱼水,休戚相关。由此表明,我们应该同步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将其从特定环境中剥离。

然而现实情况总是与理想相反,金村庙会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正在工业文明中逐渐被吞噬。金村庙会与其周围的自然、文化环境已经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单独的个体。因此对于庙会的保护,应当注重保留村庄原始风貌,保持庙会赖以生存的土壤的肥沃。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基础设施,将当地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邮寄结合起来。其次对于不同的要素(如民俗风情、宗教文化等非物质文化资源和气候、水土等自然生态环境),要根据其敏感性建立不同的保护机制,避免社会过度城市化、人文活动商业化、地方文化破碎化等现象的发生。

将庙会作为多种文化元素互动,多个文化圈交集的系统平台保护。首先由于金村庙会上对金村抗倭民族英雄的纪念,体现了金村庙会是弘扬民族精神、开展爱国主义、传统文化教育的大载体、大课堂;其次金村庙会展示的民俗文化来自群众、来自民间,说唱内取自地方,表演的30多种民俗文化,无不来自民间传统自编节目,庙会无论活动形式、内容、道具,无不体现了文化遗产的源生态型、完整性、连续性,他是民俗文化的展示舞台;然后金村庙会也为民间商品展示、展销搭建了平台,保留、传承了人民群众原创的商品交易方式,成为传统的针织服饰、工艺鞋帽、传统手工艺品、特色小吃等重要载体。最后金村庙会是彰显民风和谐的盛会。金村庙会为亲朋好友同逛庙会、同赶集市、同赏文化提供了机会,拉近了亲情友情。庙会上社会各界甚至海内外人士络绎不绝,体现了盛世欢乐、

和谐的景象。庙会上从表演团队到后勤人员，都来自百姓志愿，民营业主和社会人士也踊跃捐资，所以，金村庙会也是体现纯朴厚道的民风，是凝心聚力、共创和谐的盛大聚会。

因此对于庙会的保护，应该把他作为一个多钟文化互动相容，多钟文化圈交集的一个平台。

二、金村庙会的保护与传承需要“活态”文化理念

文化的活态传承理论主要是解决文化遗产中“人”的问题，金村庙会的保护与传承，传承人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同时金村村民的生产生活，也是庙会传承的“活态”环境之一。通过活态文化理论的引入，指导庙会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对于传承人以及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的保护，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引入活态文化理论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定义是“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人类以活的形态创新并继承保留到现在的，具有多重价值的并充分展示某区域内被世人认可的特有文化、普世价值观的文化意象。”^①

金村庙会的保护与传承中引入“活态”原则，正是因为其本身“活”的特质与活态文化的内涵高度吻合，即扎根于特殊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体现了民族个性、审美习惯的“活”。借助技艺、声音等表现手段，以身口相传的方式延续传统文化中的薄弱环节。

首先，金村庙会的客体性需要活态保护传承。金村庙会不举行的时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的独特魅力只有庙会期间才能展现出来，而庙会需要人来组织，需要人来参与，因此金村庙会的保护就最需要考虑就是人的因素。其次，金村庙会的动态性要求活态保护传承。金村庙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金村庙会的主题、组织方式、表演形式、功能等都在发生变化。金村庙会的功能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从过去单纯的纪念英雄，发展到同时有物品交换的功能，现在又将民俗文化表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融入其中。因此，必须用活态的理论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传承庙会。

（二）活态文化理论视域下的保护原则

一是以人为本原则。近年来，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不断深入，

^①苑利，顾军.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M]，北京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2）

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认为是一种“活态文化”。现传于世的无形的民间文化意象，如公众民间艺术形态，风情习俗，民间文学，工艺技术，这就是活态文化。用活态文化理念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其在民间建立良性循环，达到永续发展的保护终极目标。

金村庙会的传承和保护都离不开人，可以说，金村庙会是因人而活。活态的“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核心的要素，金村庙会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人”的参与。首先，金村庙会需要人来组织，从庙会的筹划、准备到实施，全程都需要人来运作。其次，金村庙会也是因为有了人的参与而活起来。庙会本身是人的一项群体性活动，若庙会没有了观众，没有了参与者，庙会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庙会上的各种表演都需要人来演绎。另外，庙会的传承就靠人的口口相传，无论是传承人传承还是社会传承，都离不开人。

因此以人为本，重视对“人”的保护应该是对金村庙会保护工作中的首要原则。以人为本，首先是对传承人的保护保护传承人是金村庙会保护工作的第一目标；此外，以人为本还要重视金村庙会所在地民众的力量，作为一种公共文化资源，金村庙会是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当地民众的参与，只有依靠民众广泛、踊跃地参与，金村庙会才会保持旺盛、持久的“活力”。

二是生产、生活性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活的、生产的文化，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如果脱离了生产生活，而仅为他人欣赏表演，则失去其存在的活力与生机，只剩下其旅游价值。

原住民都迁居别处，这样古村镇即变成了一个“舞台”，游客来时，表演一下而已，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但是往往事实往往并不是这样，对于文化的保护，我们应当保持他的原真性，因为这些文化遗产是来源于生活、取自于生活，与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不是割裂分离，更不是展示的“舞台”。我们需要的保护不是展示，而是让历史遗产“活过来”。

同时作为历史文化遗产金村庙会，也是需要从保护其原真性的角度出发。金村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与优美田园风光，具有较为良好的自然环境。千年的历史与耕读传统，给金村留下了深厚的物质遗存，为旅游开发及经济转型提供了诸多的物质基础。极具地方色彩的说唱表演、手工艺、民俗，都是衍伸于几千年来的刀耕火种之中，这些由人传承的民间活态文化构筑金村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金村为代表，具有其他地区难以复制的地方特色。自然生态环境、物质文化遗存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紧密结合。与很多地方不同的是，金村有着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文化传统，这些传统依然活跃、经久不衰，是金村的活化石。由于金村的优良经济环境和文化保护氛围，这些传统文化依然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如

人们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但依然保留拜灶王、用土灶的习俗。

第五章 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对策与建议

金村庙会虽然得到了张家港市的大力保护，但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金村庙会保护政策扶持体系不完善、金村庙会资源丰富但整体性不突出、金村庙会的传承人保护体系未确立、金村庙会的空间载体未建设等。从文化生态角度来说，要从整体出发，进行传承与保护，不能只从单方面来做些具体的保护工作。因此，建立“金村文化生态保护区”，才切实有利于金村庙会的传承与保护。

一、完善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体制机制

庙会文化是一种活的、延续的文化，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又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动体系。因此庙会的保护与传承需要通过相关法规保护政策提高文化系统保护强度，构建一套体系完备，措施到位，实施有力的体制机制。

（一）健全保护法规

在加强法规建设方面，苏州市近年来陆续颁布了《苏州古城保护图典》、《苏州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城市紫线管理办法(试行)》、《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办法》、《苏州市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办法》、《苏州市古村落保护管理办法》、《关于苏州评弹艺术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意见》、《苏州市昆曲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政府规章，张家港市也制定了《张家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这对金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规章只保护了金村文化的某一方面，还是缺少一个完整的金村文化的整体性保护方案。因此，当前亟需出台一个金村文化整体性保护方案，从建设“金村文化生态保护区”角度出发，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加强对金村文化的整体性保护。

（二）建立组织机构

在健全组织机构方面，张家港市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大量工作，如成立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办公室。各乡镇也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统一协调和全面指导，相应建立了专门机构和协调机制。这些组织机构的建立，对张家港辖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但是，我们认为应进一

步成立“张家港金村文化保护委员会”，并赋予其一定的权利，在委员会统一指导下，各方面的组织机构才能协调一致，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和功能。

（三）形成保障机制

虽然目前庙会运行的费用都来自捐助，但这样的资金来源偶然性因素大，具有不可空性，不利于庙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根据金村庙会保护所需资金状况，政府每年应在财政支出中安排专项资金。此外，政府还应对庙会中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给予一定的保障措施，如争取由政府统一协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生产性保护提供税收、融资、价格和工商管理等方面政策优惠和倾斜；要加快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等。

二、建立金村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

组建了金村庙会文化生态保护领导小组，着力保护金村庙会核心区域和周边村庄的原生态文化环境。并对区域内民宅、水井、古树、竹林、小桥、河流及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自然与人文环境加以保护，以旧修旧，活态传承，力求保持相关文化生态的原真性，丰富和滋养民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

（一）规划引领，建立金村文化生态保护区

金村历史悠久、文化要素集中、原住民社会结构完整、乡土风貌保存完整的农村腹地，包含优美的自然风光、重要的历史古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建筑物、构筑物、风俗习惯等。要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构筑起原味乡土文化的坚固防线，避免外来文化冲击，使其成为受城市文明影响最小的地带。譬如从户籍制度、住宅流转制度等方面确保居民以原住民为主，对外来异质性文化群体人群实施严格的准入制度。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配置要以地域特色保护为中心，明确可配置、不可配置以及需要改变一定外观或功能方可配置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必要时宁愿牺牲舒适性也要保存传统人居文化的原真性。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给予政策优惠，保证其传承。

（二）开拓市场，将金村经济发展与文化生态保护紧密结合

据调研，目前农业、针织业是金村的支柱产业之一。参照日本台湾等地区乡村建设社区营造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金村不应将经济新的增长点集中于迎进发

展新的产业,而是应首先实现这两个传统产业自身的转型升级。农业上根据金村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和互联网农业。针织业上,引进外地优秀艺术家,强化产品的设计内涵。金村的其他一些手工艺,如竹编、木工、铁农具制作等,目前已处于衰微状态,但仍具有一定的市场潜力。可以通过引进借鉴外地艺术家的成功经验,根据现代生活需要,重新进行产品设计,提升审美品位,以材料天然手工制作具有一定的艺术品位为诉求,开拓市场。从而为传统手工艺的现代转型走出一条新路。使传统的手工艺得以继续传承并且为现代产业提供不竭的技艺来源。金村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要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延续与金村的经济转型升级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与艺术家、设计师的合作,深入挖掘具有天然优势的传统产业的市场潜力,从而实现金村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进一步融合,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支持。

三、建立结构合理的庙会组织者与传承人队伍

传承人作为传统文化精髓传播的源头,正是他们才使得中华文化多姿多彩,其在文化弘扬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既要对那些已被认定的核心传承人给与保护,也要对那些没有被认定为非遗传承人的普通手工艺人进行普查、建档,充分重视他们。毕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非遗的文化并不是靠某几个人的口传身授得以保留,是靠众多的普通艺人共同延续下去的。

(一) 完善庙会传承人体系,建立金村传承人档案

依据现有资料,目前金村庙会传承人体系尚不完善,而建立传承人档案将成为首要工作。对庙会传承人建档,有利于更好地延续金村庙会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金村的传承人档案应包括以下内容:传承人的性别、年龄、文化水平、职业以及工作单位等;传承人谱系以及传承人申请者的学习与实践经历;传承人的技艺特长、成就及相关的证明材料;传承人工作、生活、经济情况以及参与的工程项目。

以熟悉庙会规程的本地耆老为核心,建立起金村庙会传承的合理梯队。组建金村民俗文化艺术团,现有30多个表演队,培训相关表演人员近千名,重点培养青少年参与者,并在永昌寺前建成占金村文化广场,为其活动提供了场所。庙会期间,村委会与各单位企业放假,以保证民众参与到庙会活动中。

(二) 建立相关文化的传承人队伍

第一,民众参与者传承。民众作为庙会的参与者是庙会最基本的构成,他们是

推动庙会前进的基石。金村庙会的每个角落都看得到人民大众的身影。开幕式上,台上表演的、台下捧场的是我们的乡民;金村庙里,祭祀仪式上,拜访祭品、虔诚跪拜是我们的乡民;巡游时,拿道具的、抬轿的、放炮的、执灯的是我们的乡民;商品交易大会上,热情推销商品的、开心采购商品的也是我们的乡民;夜幕来临时,戏台上嘶呀呀、水袖翩翩的,戏台下目不转睛、大声叫好的,还是我们的乡民。

第二,社会力量参与传承。首先是企业。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是传统时期的庙会在新时期复兴之后才开始广泛参与进来的。以金村庙会为例,旧时由民众组织举办的庙会,企业的参与形式顶多是资金来源一部分,如工商业者和当地名流。复兴后的金村庙会,其组织者成了当地政府,政府委托各种展会企业参与到庙会的策划和管理实施中,企业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

其次是新闻媒体。新闻媒体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网络等途径达成文化的传播,是庙会传播与传承的重要媒介。金村庙会的新闻媒体参与可以分为媒体自发行为与庙会策划邀请两部分。

四、打造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载体

打造金村庙会文化载体首先需要重视庙会的文化展示功能。金村庙会的举办每年只有三天,那么三天以外的庙会如何展示,庙会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展示,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金村庙会的保护与传承,首先要有一个可以随时集中展示庙会全过程的场所,因此建设庙会博物馆就显得极为重要。另外,庙会上蕴含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些遗产又大都具有过程性和不可展示性的特点,因此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将这些宝贵的东西全程记录下来,并固化展示,也是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内容。

(一) 建设金村庙会博物馆

庙会文化与当地居民在情感上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即需要强调人与社会应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强调人文关怀,又要公众积极参与进来,所以博物馆便是最好的走进社会的文化的物质载体;

现在的博物馆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体建筑了,还包括数字化博物馆,所谓的数字化博物馆,就是把传统实体博物馆的藏品,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储存起来,使人们能够随时随地的通过互联网访问博物馆的内容。金村庙会的情景可以通过图像、文字、音频、视频等形式展现,将这些内容以数字化的形式储存到数字化博物馆中,人们就可以不分时间和地点看到自己想看的庙会内容,可以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庙市,也可以是庄严隆重、虔诚有序的祭祀仪式,更可以是它山庙旁水

袖翩翩的社戏、养正堂内古音绕梁的宁波走书。虽然数字化博物馆还处于探索和持续建设的阶段,但其极高的空间性和选择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以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的一次创造和革新。

（二）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非物质文化展示中心对于保护特定地区的文化遗产至关重要。一方面,首先,通过系统研究和全面整理,对于已失去实际使用价值的技艺进行记录保护,建立完善金村传统庙会文化的档案和数据库。其次,逐步完成博物馆的建设和布展,使其成为政府保护和展示金村庙会和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和窗口。最后,通过保护展示活动,增强品牌意识塑造,增加市场宣传投入,以文化为主线积极开展企业独特文化宣传;鼓励行业协会组织庙会企业在新闻媒体开辟专栏,分期介绍张家港金村发展历史、门派风格、社会价值。

五、处理金村庙会保护与传承和旅游开发的关系

要辩证看待开发和保护,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看,没有开发就没有发展,开发是必须要进行的,从尊重历史延续文明的角度看,没有保护就没有文化的传承,保护是开发的前提。开发与保护看似是一对矛盾体,实则不然,两者是可以相互统一的。首先,保护是开发的前提,只有做好文化的保护,才能呈现出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更好的进行开发。其次,开发能够更好地进行保护。民俗文化的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旅游开发的收益可以用来进行保护,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协调。

（一）开发与保护间“度”的掌握

保护是开发的前提条件,这是由历史文化遗产功能的多样性决定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传承,是一座城一群人固化的记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它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能够产生经济效益上,还有重大的科研价值,美学价值和教育价值,经济价值只是其很小一部分。因此,在看待文化遗产的保护上,要站在人类历史文明传承的高度上,在保护的基础上对文化遗产适度开发,充分发挥遗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首先,树立“保护遗产,适度开发”的观念,然后进行科学规划、有序开发。第二,专业指导,规划先行。在进行开发前,制定遗产保护方面的评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核心地带坚决禁止开发建设。第三,转变思想,大思革新。以保护为

前提并不意味着不开发，遗产不是死的，还是活着的历史，一些专家认为历史文化遗产就要封存起来，这是一种机械的、僵硬的观点。在保护的基础上要大胆尝试，合理开发。

（二）完善保护与管理机制

首先，要建立齐抓共管的领导班子，制定监督措施，建立由有关单位主管，其他单位协助，统一领导，综合协调的组织机构，在组织机构上给予保障。

同时，成立相关的管理委员会、监察大队及民间保护协会，从最基础的日常监做起，同时，与当地科研单位、高校合作编制金村历史文化保护规划，通过学习、交流、咨询等活动，不断提高管理者的专业技术水平与能力。

（三）因地制宜保护金村庙会特色

历史文化是塑造一个城市魅力形象的重要因素，在历史文化保护实践当中，出现了许多“假保护”，如常见的“人造古城”、“古今商业街”和假民俗等一系列旅游开发。这种开发为追求商业利益，流水线生产不顾地方特色的商业开发，造成了全国上下“千城一面”的现象，难以真正吸引游客。因此，只有结合金村自己的特色，打造自身品牌，才能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才能保证旅游开发的可持续。

参 考 文 献

- 1、李锦, 刘志扬. 空间: 藏彝走廊民族文化生态研究的新视角[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08 (6): 13-16
- 2、温波. 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吴文化生态保护 [J].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2, 29(6): 12-18
- 3、徐建. 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研究—基于文化哲学的视角[D]. 中华东师范大学, 2008
- 4、中国旅游文化学会旅游民俗专业委员会编. 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M]. 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6: 128
- 5、赵世瑜. 狂欢与日常: 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 生活·读书·新知[M]. 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2: 188
- 6、小田. 庙会界说[J]. 史学月刊, 2000年第3期
- 7、高占祥. 论庙会文化[J].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2
- 8、徐效中庙会文化的特质与价值取向[J]. 论庙会文化,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46
- 9、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M]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年
- 10、刘铁梁. 村落庙会的传统及调整——范庄“龙牌会”与其他几个村落庙会的比较. 郭于华主编. 仪式与社会变迁[J].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10
- 11、赵世瑜庙会的狂欢精神[M] 中国社会科学 1996 年第 1 期
- 12、李永菊庙会的文化功能分析[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3 年第 6 期
- 13、赛人试论庙会活动的功能演变及其管理[J] 论庙会文化,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105
- 14、樊鸿昌论商品经济发展对庙会文化的影响[J] 论庙会文化,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166
- 15、赵凡赵德利《论传统庙会的特征》[M] 2012 年第 4 期
- 16、高有鹏孟芳《中原民间庙会文化简论》[M] 1996 年第 2 期
- 17、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 商务印书馆, 2011: 98
- 18、刘晓春仪式与象征——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M]. 商务印书馆, 2003: 134
- 19、刘铁梁庙会类型与民俗宗教的实践模式——以安国药王庙会为例[J]. 民间文化论坛, 2005
- 20、赵世瑜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J] 历史研究 1992 年第 5 期
- 21、刘铁梁《村落庙会的比较》[N] 载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
- 22、罗明成《妙峰山: 香会的世俗价值》[N] 《民俗研究》1996 年第 2 期
- 23、吴效群《妙峰山: 北京的香会组织及其政治活动》[N] 《民俗研究》1998 年第 2 期
- 24、习五一《近代北京庙会文化演变的轨迹》[J] 《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
- 25、张翠玲《西华女蜗城庙会调查报告》[N] 《民俗研究》1996 年第 2 期
- 26、(美) 詹姆斯·沃森著. 神的标准化: 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 (960—

- 1960年) [M]. 载韦思谛, 编, 陈仲丹, 译. 中国大众宗教.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83
- 27、(日) 滨岛敦俊著. 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M]. 朱海滨, 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149
- 28、(美) 韩书瑞. 北京妙峰山进香: 宗教组织与圣地[M]. 韦思谛, 编, 陈仲丹, 译. 中国大众宗教.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224
- 29、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M]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
- 30、徐建. 国内外文化生态理论研究综述[J]. 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 (5)
- 31、周均平. 审美文化生态和审美文化史研究的当代意义[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8, (3)
- 32、杨雨佳. 非遗文化生态空间的特征及保护[J]. 榆林学院学报, 2014, (1)
- 33、蒲娇. 从“活态保护”论非物质文化遗产观的转变[D]. 天津大学. 2009, 26
- 34、苑利, 顾军.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M], 北京市: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12)
- 35、杨雨佳. 非遗文化生态空间的特征及保护[J]. 榆林学院学报, 2014, (1)
- 36、南义渊. 藏族传统文化生态概说(一). <http://www.green.web.org>, 2004·11·17
- 37、王荣光. 论少数民族活态文化的抢救[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2004, (1)

致谢

2012 年带着对研究生生活的憧憬与向往来到了苏州科技学院，开始了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一转眼都到毕业论文完成之际，本人感慨颇多。

本论文是在我的导师温波教授的悉心指导下顺利完成的，从论文选题、框架构建到资料整理，每一步都倾注了温老师大量的心血。写作过程中，导师不断主动询问写作进度，并对文章的不足之处给予批评指正，帮助我开拓研究思路。导师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也为我以后的工作生活起到了模范作用。在此，向我尊敬的导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这三年里我还要感谢教过我的老师们，是他们孜孜不倦的教导，为我论文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要感谢牟永生老师、陈建明老师、程海亮老师等在每一关键时刻为本人论文提出的中肯意见，同时还要感谢朱明珠书记、彭科老师、于立刚老师为本人研究生期间综合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本论文的顺利通过还要感谢我的同门们，特别是师兄甄杰对我论文提出的建议，给予的帮助。感谢师姐王舒、李敏在论文完成期间对本人工作的关心与帮助。还要感谢我的同学们，在学习上我们互相勉励，在生活上我们共同分享，和你们相处的日子里有着无处不在的欢乐。

生活上我要感谢的是我的母亲、爱人以及女儿，感谢你们的支持与理解，感谢你们平时的陪伴。最后感谢袁中金教授在本人就读于苏州这三年里工作上给予的帮助与照顾。

论文写作过程中还参考了许多著作和论文，这些作者给了我许多启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

朱春晓，男，1983年3月出生，江苏苏州人，2006年6月苏州科技学院本科毕业，2012年就读于苏州科技学院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所学专业为中国哲学，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

发表的学术论文情况：

- 1、浅谈寒山子的素食思想 第七届寒山寺文化论坛论文集，2014年3月